

鼠

The year of the rat

年

这一年，世上最爱我的那个人去了……

[英] 克莱尔·弗尼斯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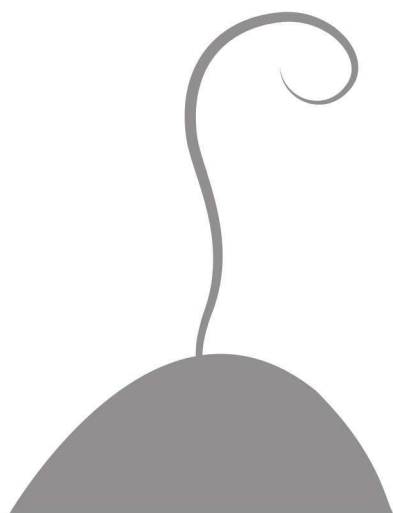
毛春洲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.

The year
of 鼠年
the rat

[英] 克莱尔·弗尼斯 著
毛春洲 译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鼠年 / (英) 弗尼斯 (Furniss, C.) 著 ; 毛春洲译.
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6
书名原文: THE YEAR OF THE RAT
ISBN 978-7-5399-8958-7

I. ①鼠… II. ①弗… ②毛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295990号

江苏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: 图字 10-2015-577

The Year of the Rat

Copyright © 2014 Clare Furniss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elicity Brayan Associates Ltd.
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.

Simplified Chinese Copyright © 2015 Beijing Fonghong Books Co., Ltd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书 名 鼠 年

著 者	克莱尔·弗尼斯
译 者	毛春洲
责任编辑	孙金荣
策划编辑	赵 远
特约编辑	杨涵丽
文字校对	郭慧红
版权支持	王秀荣 张晓阳
封面设计	 金瓶设计室 · 车 球
封面插画	Lucky Dog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	北京瑞达方舟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印 张	8.5
字 数	188千字
版 次	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8958-7
定 价	28.0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献给我挚爱的玛丽安、乔和尤恩

我本想写死亡，
却闯进来生命。

——弗吉尼亚·伍尔夫日记，1922年2月17日

目录 CONTENTS

三月

March

/ 001

我总是觉得
如果有什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，
人是可以事先察觉到的。

四月

April

/ 019

我躺在黑暗中，
觉得自己像在偷听一样，
真希望能为他做点什么。

五月

May

/ 047

爸爸和我都有些格格不入；
我们太悲伤，
太瘦弱，太安静。

六月

June

/ 065

他的手放在她的后背保护着她。
在一圈圈的光晕下
他们似乎散发着光芒。

七月

July

/ 087

当你爱的人先你而去，
他们就是你所能看见的一切，
你能听见的一切。

八月

August

/ 129

我无法说出内心的真实想法。
它就是噪音，
也许只适合沉默。

九月

September

/ 159

红色的鲜血
从我的手上晕染开来，
就像一朵异域的花朵。

十月

October

/ 169

我生气地看着她。
我知道她很沮丧，
但这并不是世界末日。

十一月

November

/ 181

我看着镜子里的自己，
我看到的这个人更像是
我心里觉得我应该有的样子。

十二月

December

/ 193

我向雪白的屋顶和悬崖，
现在一切都是白色的，
一切都是新的。

一月

January

/ 227

也许有时候，
一个人失去了至爱的人，
就像她也跟着一起死去了……

二月

February

/ 237

我脚下的泥土里，
是嫩芽和花苞，
随时准备生长绽放。

番外篇 / 245

特别鸣谢 / 261

March 三月

我总是觉得
如果有什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，
人是可以事先察觉到的。



红色信号灯的光晕透过被雨水打湿的挡风玻璃，随着沙沙作响的雨刷来回摆动着，视线模糊、清晰，最后又变得模糊。我尽量不去看我们前方不远处闪着信号灯的灵车。

我的双手来回摆弄着，似乎它们不属于我，我拨弄着衣袖上松散的线头，拉扯着我的裙子使它尽量盖住我的双腿。我为什么要穿这条裙子呢？出席葬礼穿这样的裙子实在太短了。车里的静默让我恐惧，但此刻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
偷偷斜眼瞥了一下爸爸，他仍旧面无表情，像戴着一张面具。他在想什么呢？是在想妈妈吗？也可能只是像我一样在想该说些什么。

“你应该系好你的安全带。”我终于开口了，声音显得有点大。

他吓了一跳，惊讶地看着我，似乎忘记了我的存在。

“什么？”

我顿时觉得自己很傻，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被我打断了。

“你的安全带。”我低声咕哝着，脸颊热得简直要烧起来。

“哦，对。谢谢。”

但我知道爸爸没有真的在听我说话，他似乎正在听另一段我听

不见的对话，因为他并没有系上他的安全带。

我们像两座冰冷的灰色雕像，并排坐在车后座上。

快到终点了，车已经停在教堂外。这时，他将一只手放在我的胳膊上，看着我的眼睛。

他苍白的脸上布满皱纹。

“你还好吗，珀尔？”

我目不转睛地盯着他。他已经尽力了吗？

“我没事。”最后我答了一句。

然后我下了车径直走进教堂。

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是觉得如果有什么可怕的事情要发生，人是可以事先察觉到的。就像风暴来临之前，空气会变得潮湿阴沉，你可以事先察觉到它，知道自己最好躲在某个安全的地方，直到风暴过去。

但事实并非如此。既没有电影中恐怖的背景音乐，也没有任何预兆，甚至连一只落单的喜鹊也没有。妈妈常说：“一代表悲伤，快去找个伴吧。”

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厨房里，她被包围在蛋糕模盘、搅拌桶以及一袋袋白糖和面粉中间，围裙紧紧地绷在她隆起的肚子上。如果不是旧式风箱炉子向她喷吐着浓烟，弄得她一身脏的话，她看起来就像家政女皇。

“妈妈，”我小心翼翼地叫她，“你在做什么？”

她将绯红的脸转向我，沾满面粉的红头发看上去比任何时候都

狂野奔放。

“跳探戈呢，珀尔！”她挥舞着蛋糕抹刀向我喊道，“花样游泳或者敲钟，你觉得我看起来像是在做什么？”

“我只是随口问问，别太当真了。”

显然这不是明智的回答，她看起来快要爆发了。

“我在烤一个该死的蛋糕。”

幸好她没有把我的话当真。

“但你不会做饭。”我恰到好处地指出这一点。

她瞪了我一眼，那眼神都能把墙上的油漆刮下来了，如果它们不是早在一百年前就已经掉了的话。“这烤箱被魔鬼附体了。”

“好吧，但这又不是我的错，不是吗？是你坚持要搬进这栋快要塌掉、什么都坏掉了的房子。之前那栋房子里的烤箱多棒啊，而且屋顶还不漏雨，暖气也可以正常供暖，哪像现在的，只会发出叮当声。”

“好啦好啦，你说得很清楚了。”她检查了下手上发炎的伤口。

“也许你该把手放在水龙头下冲一冲。”

“是的，珀尔，”她语带严肃地说道，“谢谢你专业的医学建议。”

虽然嘴里仍在低声咒骂着，她还是不情愿地挪到了水槽边。

“孕妇难道不应该心平气和吗？”我说，“不应该满心喜悦、容光焕发吗？”

“当然不是。”她龇牙咧嘴地伸着手在水龙头下冲洗，“她们应该胖胖臃肿，而且容易产生不可预知的情绪波动。”

“哦。”我强忍着笑，一是因为我对她感到抱歉，还有一部分

原因是我不知道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，蛋糕抹刀最终会落在什么地方。

一阵低沉的哼笑声从走廊里传来。

“我不知道你在笑什么！”妈妈朝着厨房门口喊道，这时爸爸从门后探头出来。

“笑？”他瞪大眼睛无辜地说，“不，不是我。我只是来祝贺你能如此出色地控制住情绪波动。”

妈妈瞪了他一眼。

“尽管如此，在我的记忆中，怀孕之前你是很擅长控制情绪的。”爸爸尽量和妈妈保持着安全距离。

那一瞬间，我以为妈妈会把平底锅扔向爸爸，但她没有。她只是站在破旧的、洒满蛋壳和可可粉的厨房中大笑，直笑到泪水从脸颊上流下来，以至于我们都不知道她到底是在笑还是在哭。爸爸走过去，握住了她的手。

“坐下来，好不好？”爸爸说着牵她坐到椅子上，“我给你泡杯茶，好吗？慢慢地放松。”

“这该死的荷尔蒙。”她擦了擦眼泪。

“你确定只是因为荷尔蒙吗？”爸爸在她旁边坐下，看起来有些担心，“你确定你还好吗？”

“别小题大做了。”她笑着说。“我很好，真的。只是——好吧，你看看我，我现在这么胖，这么臃肿，几乎都要成球了。只有上帝知道再过两个月我又会变成什么样子。我的脚踝看起来就像老太太的，这是最令人不安的。”

“一切都将是值得的。”爸爸说。

“我知道，”她把手放在隆起的腹部，“为了小玫瑰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”

然后他们坐在那儿开始亲密地说说笑笑。

“哦，是的，”我咧嘴笑着说，“所有那些不眠之夜和臭尿布，也都将是值得的。”

我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，转身要走。

“你要出去吗？”妈妈问。

“是的，我约了莫莉。”

“珀尔，等等，”妈妈说，“到这儿来。”

她微笑着向我伸出手臂，像她经常做的那样。无论她多么无理取闹，无论我多么努力地想要不原谅她，最后还是会被她诱惑，投入她的怀抱。

“对不起，宝贝，我不应该对你大吼大叫的。我头痛得像要炸开了，但我不应该冲你发泄，我是一个可怜的老太婆。”

我笑了笑答道：“是的。”

“原谅我，好吗？”

我用手指蘸了点桌上碗里的巧克力蛋糕糊尝了尝，味道竟然出奇的好。

“才不要呢。”我俯下身去，抚摸着她隆起的小腹，轻轻地在她的脸颊上亲了一下，“让自己休息一下吧，看些你喜欢的肥皂剧，好吗？至少给这个可怜的小宝宝一点安静和和平。”

她笑着拉住我的手，“走之前先和我一起喝杯茶吧。”

“真的不行，我们要去看电影，莫莉已经订好票了。”我捏了捏她的手心，“待会儿见吧。”

但是，我错了。

教堂里很冷，我把双手缩进袖子里，但随着仪式的进行，我开始觉得寒意已经侵入我的五脏六腑，脑海中浮现出冰晶凝结在我血管中的样子。周围的人都在哭泣，但是除了寒冷，我几乎什么也感觉不到。

这一切都是错的。严肃沉闷的音乐，牧师低沉单调的悼诵……妈妈一定不会喜欢这场葬礼的。我完全听不进去，仍旧在尝试弄清楚自己到底是如何沦落到这种地步的：我的世界怎么会这样突然天翻地覆的，我又是如何从舒适的、前途美好的生活中抽离，来到这个寒冷陌生的地方的。

终于快要结束了，大家都在唱诵葬礼结束时沉闷的赞美诗，但我却开不了口。我只是安静地站在那里，嘴巴紧紧闭着，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还没有流泪，恐惧在我心里蔓延。

为什么我哭不出来呢？人们会发现吗？他们会不会觉得我不在乎妈妈的死？我把耳后的头发拨到前面，让它们像一条长长的黑色幕布遮住我的脸。

装着妈妈的棺木从我面前经过，所有闪亮的黄铜纪念牌和百合花都散发着甜蜜且浓烈的味道。为什么要用百合花呢？它们看起来既呆板又拘谨。妈妈只喜欢自由自在生长的花儿，就像那些凌乱地缠绕在树篱上的粉红色、金黄色的金银花，还有马路旁如霓虹灯般

闪耀的罂粟花。

突然间，我感觉到她就在这里，如果我环顾四周，就会看见她独自坐在最远处的长凳正中间向我挥手，她会给我一个大大的微笑，再送我一个飞吻，就像我5岁那年在幼儿园表演圣诞剧时一样。我的心脏猛烈地跳动着，我的头发晕，双手也在颤抖。

我转过身去。

我看到的是一排排悲伤的穿着黑色葬礼服的人，我踮起脚尖越过他们向后望去。莫莉和她妈妈站在一起，都红着眼睛。她看见我时给了我一个悲伤的微笑，但我并没回以微笑。

最远处的长凳是空的。

教堂外，雨停了。爸爸被一群身着黑色葬礼服的人包围着，我站在一边呼吸着潮湿的新鲜空气，尽量不引起别人的注意。一个戴着一顶酷似一只死乌鸦的帽子的高大女人告诉他，她对此感到如何如何地惋惜，但是他并没有在听。

我能看到他的手正慢慢沿着口袋摸索他的电话。他是想给医院打电话询问婴儿现在怎么样了，我知道。即便他和她不在一起的时间很少很少，他也几乎会每个小时都打电话过去。看得出来，如果不这么做他就会感到惊慌失措，尽管此时他本应该完全沉浸在对妈妈的回忆里。

我远远地跟在人群后面下了山，远离那些戴帽子的女人，远离她们的安慰，尽量延长这沉默的墓地之旅。当我走近闪亮的黑色葬礼专用车时，爸爸已经坐在里面等我。

我透过车窗可以看向车内，但在黑色玻璃后面，我无法清楚地看见他，只能从我在车窗的倒影中勾勒出他的轮廓。在倒影中我的脸是扭曲的，看上去又瘦又长。由于太靠近玻璃，我的眼睛显得十分巨大，我只有这双眼睛长得像妈妈。虽然我常常希望能够遗传她的头发，她却总是说：“你知道为了这一头红发我在学校里遇到多少麻烦吗？”但我确实遗传了她的眼睛：绿色的眼眸和浓黑的睫毛。有一瞬间我觉得好像她正透过窗户盯着我。

“我得回去一趟，”我说，“我把我的伞落在那儿了。”

爸爸听不到我说话，他跟我说了些什么，却没打开车窗，我在玻璃的这边可以辨认出他嘴唇的动作。我们无助地盯了对方一会儿，他可能还在世界的另一边。

我和爸爸一直都很亲密，我讨厌人们把他叫作我的继父。从我有记忆起，他一直是我的爸爸，任何事情都不能改变它。

但我可以准确描述事情发生的那一刻。那是妈妈去世后的两小时，我们站在婴儿保育箱旁的时候。

“看看她。”他低声说。我不知道他在对自己说还是在对我说。尽管我不想看，我的手在发抖，感觉很不舒服，但我还是强迫自己去看她。

在我的脑海中，仍然浮现着妈妈第一次告诉我她怀孕了时，我想象出的那个有酒窝的、金发的、像尿布广告中的婴儿的小婴儿；仍然浮现着那个我和莫莉已经为她挑选好了小鞋子、小裙子和毛茸茸的带有泰迪熊耳朵的睡衣套装的小婴儿。

然后我看着她。那一瞬间让我想起的是：在我5岁的时候，我

们家养的猫煤灰怀了小猫，为此我兴奋了好几个星期。我将这件事告诉了学校里所有的人，妈妈还给了我一本专门介绍如何照顾小猫咪的书。每天晚上睡觉前，我都会看看书里小猫咪的照片：毛茸茸的身体，睁着天真的大眼睛。后来的某一天，妈妈带我到后院的一个房间里，指着梳妆台底部打开的抽屉，抽屉里挤满了粉红色的身体皱巴巴的像小老鼠一样的小猫咪，它们正漫无方向地蠕动着。我疑惑地看着妈妈，因为我怀疑小猫咪遇到了什么糟糕的问题。但妈妈只是站在那里微笑，她不明白我到底在疑惑些什么。随后我哭着跑出了房间，因为我害怕这些小猫咪。

当我低头看着这个躺在保育箱中骨瘦如柴，身上插满管子，皮肤像纸一样薄、露着紫色血管的外星生物时，我意识到让我颤抖的不是震惊，也不是悲伤，而是痛恨——巨大的、黑暗的、令人战栗的恨。我感觉自己快要站不住了，我必须找个东西倚靠。我好害怕，转头望向爸爸——

此刻，他就站在那里，弓着腰，睁大眼睛盯着她，就那么盯着她——这个害妈妈死去的像小老鼠一样的婴儿——就好像这个世界上只有她一样。

我只想狠狠地刺痛爸爸。“你更爱她，是不是？”我的声音响亮而冷漠，“因为——”我逼自己说出来，“因为她是你亲生的，而我不是。”

这句话起了作用。他的身体缩了一下，就好像我揍了他一拳。

“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”他震惊得睁大眼睛，抓住我的手臂，“你是我的女儿，你知道的，我爱你永远胜过爱任何人。”